

第六章 组合优化问题的有效算法

6.1 几个重要算法的计算复杂度讨论

一、线性规划问题的单纯形算法不是多项式时间算法

Klee 和 Minty 1972 给出了第一这样的例子。

首先要有一个有界多面体，它有指数个顶点。例如，一个立方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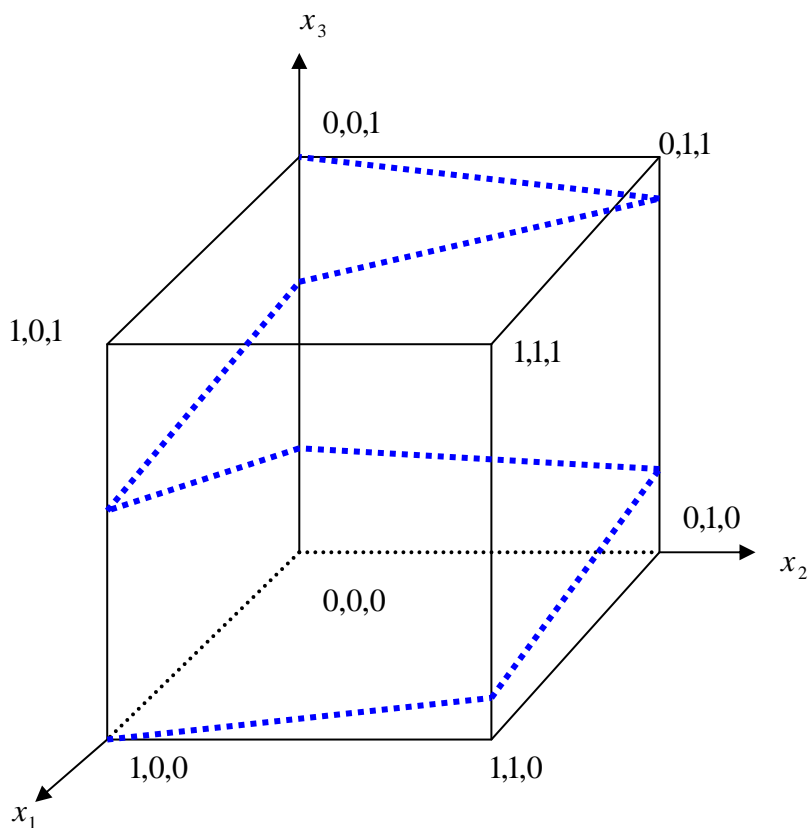
$$0 \leq x_j \leq 1, j = 1, 2, 3$$

有 $2^3=8$ 个顶点。

d - 维立方体：

$$0 \leq x_j \leq 1, j = 1, 2, \dots, d$$

有 2^d 个顶点。每一个顶点对应于 $\{x_1, x_2, \dots, x_d\}$ 的一个子集，使得该子集中的元素等于 1，其余为 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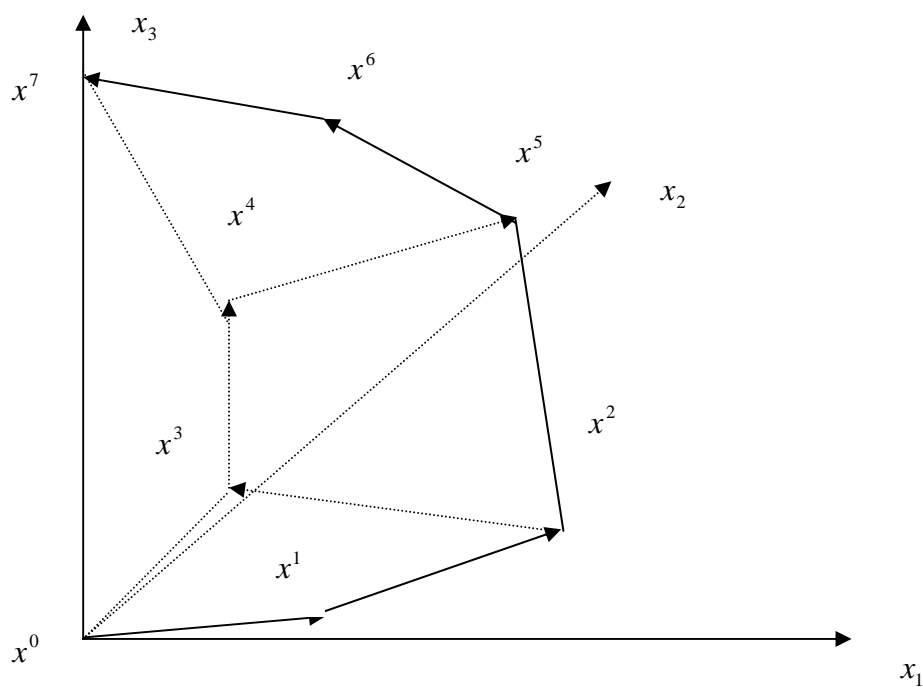


对于 $0 < \varepsilon < \frac{1}{2}$, 构造立方体:

$$\varepsilon \leq x_1 \leq 1,$$

$$\varepsilon x_{j-1} \leq x_j \leq 1 - \varepsilon x_{j-1}, j = 1, 2, 3, \dots, d$$

这个有界多面体是 d - 维立方体的一个摄动, 当 $\varepsilon \rightarrow 0$ 时, 它趋于 d - 维立方体。



为了把上述有界多面体化为标准形式, 引进 d 个松弛变量:

$$s_1, s_2, \dots, s_d$$

和 d 个剩余变量:

$$r_1, r_2, \dots, r_d$$

因此, 有 $m = 2d$ 个方程, $n = 3d$ 个变量, 最大化 x_d , 就构造出如下的线性规划问题:

对于 $0 < \varepsilon < \frac{1}{2}$, 在 d 维空间中构造 $2d$ 个约束方程, $3d$ 个变量的线性规划问题:

$$\begin{aligned}
& \min -x_d \\
& x_1 - r_1 = \varepsilon \\
& x_1 + s_1 = 1 \\
& x_j - \varepsilon x_{j-1} - r_j = 0 \\
& x_j + \varepsilon x_{j-1} + s_j = 1 \quad j = 2, 3, \dots, d \\
& x_j, r_j, s_j \geq 0, \quad j = 1, 2, \dots, d
\end{aligned} \tag{LP}$$

定理 5.1 对于每个 $d > 1$ ，存在线性规划问题，它有 $2d$ 个约束方程， $3d$ 个变量，并且它的系数的绝对值为不超过 4 的整数。当用单纯形算法解这个线性规划问题时，其迭代步数可以为 $2^d - 1$ 步。

对单纯形算法的进一步讨论：

1. 单纯形算法的变形可以改变选入或退出规则（转轴规则）以避免经过每一个顶点。但是，对于不同的变形的算法，可以找到不同的反例。这使得我们相信单纯形算法及其变形都不是多项式算法。
2. 这种怀的例子在真实问题中很少发生。过去几十年的观察表明，对于中等规模的实际问题，单纯形算法需要 $4m$ 至 $6m$ 的迭代步数来完成两阶段的计算。据推测，当 n 相对于 m 来说较大时，迭代次数预计为 αm ，其中

$$e^\alpha < \log_2 \left(2 + \frac{n}{m} \right)$$

类似的结果已经用人工产生的概率分布的蒙特卡洛实验给予了证实。因此，单纯形算法可以期望的计算量为 $O(m^2 n)$ 。

二、组合优化问题原始-对偶算法的计算复杂度

1. 最短路问题的原始-对偶算法——Dijkstra 标号算法实现

多项式算法，计算复杂度为 $O(n^2)$ 。

2. 最短路问题的 Floyd-Washall 算法

不是原始-对偶算法，是多项式算法，计算复杂度为 $O(n^3)$ 。

3. 最大流问题的原始-对偶算法——Ford-Fulkerson 标号算法实现

流网络 $N = (s, t, V, A, b)$ 的 Ford-Fulkerson 标号算法可能永远不停止。设所有弧的容量为整数，那么必有限步终止：

(1) 每次迭代所需要的计算复杂度为 $O(|A|)$ ：需要对节点进行检查和标号， $N = (s, t, V, A, b)$ 的每一条弧 (u, v) 最多检查两次，一次检查 v ，另一次检查 u ，因此一次标号所需要的算术运算步数为 $O(|A|)$ ；另一方面，标号返回需 $O(p)$ 步完成，其中 p 是发现增广路的长度(弧的条数)。由于增广路上的节点不会重复出现，所以 $p \leq |V|$ ，所以每次迭代所需要的计算量为 $O(|V| + |A|) = O(|A|)$ 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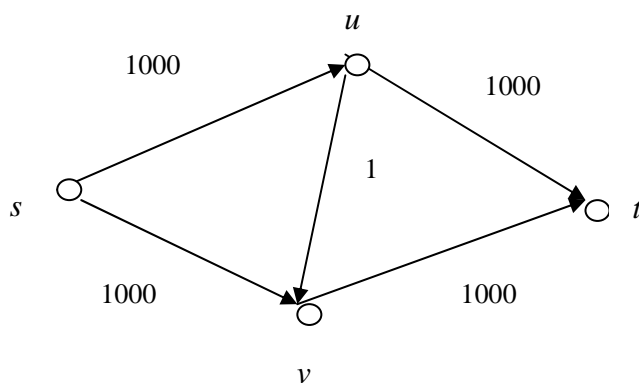
(2) 算法的迭代步数 $O(S)$ ，其中 S 为流的增广次数：由于所有弧的容量为整数以及算法每次迭代所得到的流也是整数，所以每次迭代流的值至少增加 1。所以，若最大流的值为 v ，则 $S \leq v$ 。不能用问题的解值去估计算法的计算复杂度，而必须用例子的输入来表示。因此，我们用 $\sum_{(x,y) \in A} b(x,y)$ 来代替 v ，这是因为 $v \leq \sum_{(x,y) \in A} b(x,y)$ 。

(3) 整个算法的计算复杂度为 $O\left(\left(\sum_{(x,y) \in A} b(x,y)\right) \cdot |A|\right)$ 。

因此 **Ford-Fulkerson 标号算法不是多项式算法，是拟（伪）多项式算法。**

因为算法的迭代步数 S 可能会达到最大流的值 v ，而最大流的值 v 可以是例子输入的指数倍。

例如：



最大流值为 2000。从 0 流开始，应用标号算法：

第 1 次迭代，得到增广路 (s, u, v, t) ，流增加 1，流值变为 1；

第 2 次迭代，得到增广路 (s, v, u, t) ，流增加 1，流值变为 2；

第 3 次迭代，得到增广路 (s, u, v, t) ，流增加 1，流值变为 3；

第 4 次迭代，得到增广路 (s, v, u, t) ，流增加 1，流值变为 4；

⋮

⋮

第 2000 次迭代，得到增广路 (s, v, u, t) ，流增加 1，流值变为 2000；

算法经过 2000 次迭代后终止。若将 1000 改为 M ，则 Ford-Fulkerson 标号算法的迭代步数为 $2M$ 。所以，在最坏情况下，Ford-Fulkerson 标号算法所需要的迭代步数是指数的。

4. 考虑 Hitchcock 问题的 $\alpha\beta$ 算法的计算复杂度。

三、其它一些常见组合优化问题的有效算法

- 最小生成树问题算法
- 匹配问题的算法
-